

增入名儒集議資治通鑑詳節卷之八十七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

諱純順宗長子在位十五年壽四十三

元和元年春正月上皇崩于興慶宮。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關狂顛，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時宿將名位素重者，其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上與杜黃

黃裳
高崇文

命崇
文討
蜀

裳語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營憂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
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
賂歸而舉之即降旌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
舉紀綱且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
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范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
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王畿不過千里其外皆以
封國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然也唐之藩
鎮本起於盜賊其始也王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至於
不可制人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
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管見曰醜齷之
人拘乎一見猶印券符契何道而不然推明者如日月中
天而重虛散東風着地而凍冰釋爾蜀城險固惟劉元德

唐憲宗

諸葛亮在焉雖曹操司馬懿不得窺其藩自餘未有不破
者劉闢君皇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也而公卿議者闕然
以為難取獨諫議臺丹贊計於翰林李吉甫然沃於後
內而杜黃裳當國決策且薦將臣憲宗之意遂決嗚呼討
平禍亂興起治功所患有一人主無意也亦有其意而無
大臣助之一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之臣為易得臣求
有為之君為難逢德宗姑息藩鎮晚而益甚視朝廷如無
人焉憲宗一旦當寧賢相良將忠言嘉謀並出羣議之下
具僚之中不待招於四方而後得也故討平禍亂興起治
功惟患一人主無大有為之志耳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觀矣

崇文
卯詔
辰行

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卯時受詔辰時即行
器械糧糧一無所闕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弈出駱谷同趣

明房
及小

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筋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按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以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厚薄惟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力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惡智臣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之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唐憲宗

范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誅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為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管見曰杜黃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事苟無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侵官不可也兼於庶官庶獄庶慎不可也然則當何為哉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書以訪問則庶幾於成憲學於古訓

明房
於小

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匕筋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礪按劍州斬其刺史文德昭。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以從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節苟相讓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力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逸於任人此黃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殫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之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唐憲宗

范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錯之學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誅人主至使為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動其上。若為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為也。一縣亦不可為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為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管見曰杜黃裳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事苟無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侵官不可也。兼於庶官庶獄庶慎不可也。然則當何為哉。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於成憲。學於古訓。

削劉
關

多識則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書矣
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矣榮辱慎而後出莫而後發不
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于酒
于樂而又盤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
夫所以復復抵懼不使放心邪氣得弱焉者如此夜而寢
息則又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味爽不顯坐以待旦
凡此皆憂勤之事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
勞者非衡石程書爵士傳殫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
嗒然元然之謂也

三月高崇文引兵自閬州趣梓州劉闢將邢此引兵遁去崇
文入屯梓州闢部李康於崇文以求自軍崇文以康敗軍失
守斬之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夏綏
留後楊忠琳並命兵馬使張承金斬之傳首京師東川節

唐憲宗

裁
幸

度使章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各軍遠聞無所資若與梓州
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梓
州事潘孟陽所至專事遊宴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上聞
之罷其度支提舉鐵轉運副使以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獨
孤郁白居易蕭悅沈傳師出焉

○管見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古行人亦多至
於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附之目往往摘抉細隱
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
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
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之治宜
於今者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堯舜奏言試功之舉
則瑰偉傑特之才不困於岩穴鍤揚陶汰而國家收士之
實用矣

元稹
論諫
職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舉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罷其鹽
鐵轉運使以巽為度支兩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
職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安之多明年過之又
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以元稹為右拾遺獨孤郁為左拾
遺白居易為監屋尉集賢校理蕭悅為右拾遺沈傳師為校
書郎積上疏論諫職以為昔太宗以上書魏徵為諫官安遊
寢食人言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
人隨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
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渴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
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詔命有不使則上封事耳君臣
之際諷刺於未形寄書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况於
既行一語命已命之除投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
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實於其位而

屏棄踈賤之哉頃之復上疏以為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
敢言之士人主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
人亦貪得利不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
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
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
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
是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
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
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瞻
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服議
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况踈遠之臣乎此蓋羣下因循
之罪也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
事積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承貞之際

幾亂天下上書勸擇修正之士使輔導諸子以為太宗自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後代太子諸王日益踈賤至於師傅之官非昧瞶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戎罷帥不知書者為之其友論贊議之徒尤為冗散之甚搢紳皆取由之就使時有儒生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非成矣以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問月李師古薨其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師古異母弟師道以為節度副使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平盧節度使

管見曰因幾而制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襲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乃遽以此授師道他日計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易失者時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唐憲宗

崇文
殊劉
關

九月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西奔生番崇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并獲其黨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搗一境皆平。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濼黃裳便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管見曰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為避讓理固當然含章可貞無成有終著於坤卦六三之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臯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且非克育正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無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惡則稱己則民作忠是以自

徵少
人
出使
黃裳

古人臣其勳建事其君勞之則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
有能如是在已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
臣何力之有者處功名之正非詭對也王潛不知此義上
表自明杜黃裳不知此義披襟獎詔臨關損矣
詔徵少室山人李渤為左拾遺渤辭不至然朝政有得失渤
輒附奏陳論十一月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為左神策中尉
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二年杜黃裳有經濟大略
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正月乙巳以黃裳同平章事
充河中曹絳慈隰節度使
管見曰以尺朽而棄合抱之木不得稱為良匠以二卵
而棄千城之將不可聞於隣國杜遵素頗通餽謝自其矣
也憲宗亦亦厚賜予之以金幣充勅其家而資其長等黃
裳之才業展矣惜哉以憲宗之明而使輔其首不獲自盡

唐憲宗

元衡
吉甫
並相

之歎也

以武元衡為門下侍郎李吉甫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吉
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迥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
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
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迥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
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管見曰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
夫所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
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志纖介之憾於裴迥能翰訪問之悃
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喜難於受薦以人才志趣有
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矛盾之為已害也今
吉甫一旦用迥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斬知人之明雖在
裴迥得人之名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何

少嘗言耶

夏四月以右金吾衛將軍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
神策監州定遠兵隸焉以韋舊弊任邊將也。夏蜀既平藩
鎮暢息暢惠琳知夏州後元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
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上表稱疾請至歲
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得朝求
止得止可不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
窮遂謀及冬十月制削李錡官爵以淮南節度使王錡統諸
道兵為招討處置使以討之。高崇文在蜀其年一日謂監
軍曰崇文叨居口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
地崇文叨居口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
願效死邊陲上擇可以代崇文者而難其人乃以武元衡充
西川節度使。李錡以宣州富饒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

元衡
西川

李錡

李錡

良李奉先田少卿將兵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同謀討之
引兵夜還趣城錡聞之良等舉兵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
樓下左右執錡械送京師羣臣賀於紫宸殿上愀然曰朕之
不德致字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何賀之為十一月錡至
長安并其子師回腰斬之有司籍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
裴均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備修割剝六州之人以富其家或
枉殺其身而取其財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誅之今輦金
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
年租賦上恭歡久之即從其言。上嘗從谷間李絳曰諫官
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誦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
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
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責度
夜思朝朝暮暮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敢求諫猶懼

不至况罪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范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莫敢諫其由盡上下之情矣辨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汝有後言以舜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唯恐其不諫也况於後世之君乎

居易
林
監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范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羣臣其有意於正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憲宗有焉

唐憲宗

于
入朝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晉寧公主妻之翰林學士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為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上曰此非卿所知十二月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頃之上使人謂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范祖禹曰天子之為天下其為政必可繼也憲宗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古曰王者所與為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錫鬻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管見曰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人主或以結夷狄或以嫁叛臣是以女為餌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以非卿所知拒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以女餌人夫豈所以為推乎于頔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謝在得婦而不

在乎諸侯朝天子也其厚夫矣

吉甫
和國
計簿

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
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
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
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上於浙江東西
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
萬戶比天寶二分增一大率二戶貢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
調發不在此數

默齋曰觀此則知是時財計全出東南八道亦足以濟

用然則後世謂偏方財力不足者可不思其故哉

三年春正月赦天下自今長吏請闕無得進奏三月御史中
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闕濟
美違敕進奉上召坦環慰之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

唐憲宗

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
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管見曰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奉三月柳晟闕濟美故違
約束自常情觀之姦臣冒法行險冀其君有也憲宗受

而不罪然則二臣非敢嘗試也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
卒之憲宗溺於聚斂疎遠君子甘心小人民濟美可謂祭

點矣使憲宗無悅之意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而不所
進何所從出遣清正御史往考覈之必有倚法以削之事

則以其物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聚斂然後足以示天
下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願以不欲失信
為辭是養一指而失肩背為放飯而問齒決飾小名妨大
德孔子之所不取

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

借端
等直
言對
策

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戶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為考策官貫之署為上策上亦嘉之詔中書優與處分李吉甫用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洎王涯覆策浞淮之甥也涯不先言洎無所異同上不得口能洎涯學士均為戶部侍郎涯為部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數日貫之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以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為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於太宴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位者田守改右庶子五月翰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閔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酌收直言裴均等以覆策不

唐憲宗

王鏊
陸東
平章

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下時之否臧者也一日無罪盡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初即位亦徵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旱糶米對去兩漢故事三公當免卜式者議於平可其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權為左補闕令僧孺等所言未過於糶米而遽斥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 以右庶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坦到官值旱創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湊民賴以生淮南節度使王鏊入朝鏊家巨富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為宰相入臣極位非有望大功不應授昨除裴均外議已紛然

今又除錫則如錫之輩皆生真學甚蓋明之典章大壞又不
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門一啓無可如何且錫
在鎮五年百計誅求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諸
鎮皆謂錫以進奉得之競為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管見曰任宦官喜進奉德宗之大弊終身之膏肓也憲
宗遠慕正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殆亦幼小出入乃祖
左官習聞習見固以是為常事而不之怪歟夫官吏不脩
之罪莫汚於受賂百代不變之法莫嚴於治賊杜黃裳有
經濟大略而以通餽謝無清白稱遂罷相位人君以一身
表正萬邦納藩鎮賄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尚何官吏之責
哉必以為無害則監命受賂之法可廢苟一行一否又何
以示天下之至公

唐憲宗

相裴琦

罷琦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德宗不任宰相
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
非之及即位選擇宰相推心委之謂琦等曰以太宗玄宗之
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琦亦竭
誠輔佐上嘗問琦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
○管見曰裴琦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必
有所行之事故顏回問仁於孔子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回
曰請問其自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
正心亦然使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正之之
道如何琦必有復於王矣茫然以正心為務而無所用力
則猶人知食之可以飽而不能舉也又安能食乎
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
兩稅時貸重錢輕長後貸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

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歛於民及均為相奏天
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
自給不足然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相蘇息先是
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均獨實之

范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為已任又引天下之
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諂諛其主
又惡人之諫恐其為已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人君欲相賢
佞易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均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
之職任矣

均器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請之均資給優
厚從容款押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
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危日有直宰相憐公者不妨得
之均則必不可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飢命左同郎中鄭啟

唐憲宗

其下
許故
人求
官

為江淮一浙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顯恤之將行上戒之曰
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願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
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朱黼曰易以損上益下為益損下益上為損老子記聖
人之言曰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足人主惟不
私乎已故能利天下惟不求好自娛乎一已故能憂天下
堯舜禹自奉至薄而以四海困窮為戒湯文力持儉樸而
以一夫不獲所為憂未有般樂怠傲肆奢縱侈而能惠鮮
無告也憲宗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唯賑救百姓則不
計費得帝王之心矣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更請
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
上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一月罷絪為太子

李藩
批敕

王宗
宗為
賈後

賓客擢潘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潘知無不言上其重之
范祖禹曰憲宗以循默能鄭綱以忠直相李潘責任如
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乎管見曰裴均賞論
事諫官甚批勅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耳觀均告
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均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反矣政
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摘我也物出於宰相而給事
批之是輕忽我也淺則愠甚則怒又甚焉則斥逐誅殺之
其防人之言甚於寇敵孰有虛懷大度以天下理亂為已
責而不私其身如裴均者乎吁其賢矣司馬遷慕用晏嬰
願為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得志而
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愚於弘中亦云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薨其子副大使承宗自為留後河
北二鎮相承又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

唐憲宗

李絳
請實
惠及
人

上以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言以為欲令
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官人驅使之餘其數猶廣事
宜省費物貴徇情又請禁諸道橫斂以充進奉又言嶺南黔
中福建風俗多掠良人賣為奴婢乞嚴禁止閏月制降天下
駁因蠲租稅出官人絕進奉禁掠賣皆如二臣之請既而兩
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范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責已連轅寡取之絕至漢
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
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為欲令實惠及民無如
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為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初王叔文之黨既敗有詔雖遇赦無得量移吏部尚書鹽鐵
轉運使李巽奏郴州司馬程昇吏才明辨請以為揚子留後
上許之巽精於督察吏人居千里之外觀察如在巽前昇曰

如裴
均進
銀

檢簿籍又精於算卒獲其用。魏徵玄孫稠貧其以故第質
錢於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上命白居易
草詔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
敕有司以官錢贖還後嗣上從之出內庫錢二千緡贖賜魏
稠仍禁所贖。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恃有中人之助於德
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餘兩翰林學士白居易等上言均欲
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銀器付度支既而有旨論進
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白
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管見曰絳居易於此二者當朝之納誨必期於格君非
心如晉元帝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為則天下之
治可望矣病未除今自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
以去不日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

唐憲宗

王承宗

亡而已祖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讒一
悟周公之忠無敢言過夫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
君天姿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白
諸公匡救之道抑未至歟

上欲董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
從則興師討之裴指曰李幼踐色不恭王武俊有功於國陛
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
上以問諸學士李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
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
習不以為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
范陽魏博知李易定曠青以地相傳與成德同
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左軍
中尉吐突承瓘欲希上意奪裴均權自請將兵討之上疑夫

良倒
安國
碑

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瑞親近信臣宜委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上以拭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瑞故上此奏卿曹託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范祖禹曰憲宗以季拭逢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拭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瑞之不可將哉而必將承瑞是不能以公滅私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小知其非而為之其過大已為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已者哉

吐突承瑞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先構碑樓請敕學士撰文且言臣已具錢萬緡欲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宜所以光益聖德上覽奏承瑞適

唐書卷三

徐晦
不負
相
贊

在旁上命曳倒碑樓承瑞言碑樓甚大不可曳請徐毀撤其得延引乘間再論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瑞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汚僭侈貶為臨賀尉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楊陽封徐晦獨至焉田與別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在七日為護人所送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負國乎○上密問諸學士曰今對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東取東取西取

掌故爭獻策書而開河北不為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
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西川浙西皆是反側
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關李錡獨生在謀其下皆
莫之與大軍一臨則漠然離身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感深
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重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
逆順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萬一餘道或相
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其為憂患可
勝道哉

○范祖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
之彊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喪威長寇征伐不息
或起內患德宗奉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
攻亂日淺者治之亦易亂日久者除之亦難先王內修政
事外攘夷狄其意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

唐憲宗

舉之悔也

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准西事能與何
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
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願赦承宗以收鎮奠之心坐
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
訴八月上遣裴武詣其定官厚承宗受詔其表請獻德棣二
州以明懇款。左神策軍使李長安富人錢八千請
三歲不償京兆尹許志密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不
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許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李長安
之遣中使再至李長安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下
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天下錢未畢償豈不可得
直而許之京城震栗。以王永宗為成德節度使
州觀察使德州刺史李昌胤為保信節度使

使昌朝高之子王氏之婿也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永宗曰
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永宗遠遣人馳入德州執昌朝
至真定囚之上遣中使諭永宗使遣昌朝還鎮永宗不奉詔
冬十月制削奪永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為左右
神策河中何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
以中使為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
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璀乃制將也又充
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璀乃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
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李元素李
許孟容李夷簡呂元膺韓質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上不得
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范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為大將此亂政也然其憂臣皆

唐憲宗

以為不可彊諫而力爭者相屬于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
足以見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
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李絳嘗極言官官驕橫侵害政事譏毀忠貞上曰此屬安敢
為譏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
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踴躍為廉良佛意則毀龍黃為貪暴
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侵潤以入之陛下
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官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
防其漸乎○已亥吐突承璀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
藩鎮各進兵招討○初吳少陽名為從弟署為軍職出入少
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誠薨少陽自為留後上以何
勣方用兵力不能討乃以少陽為淮西留後未幾以為節度
使○五年春正月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

神策大將軍郡定進戰死定進驍將也軍中奪氣。諸軍討
王承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
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陛下觀此重勢成功有何所
望以臣愚見速須罷兵何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
的知不可即不合虛費貨糧愷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
日有一口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臣
又恐河北諸將見兵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
雪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執奇可知轉令
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
威權尺歸河北臣為陛下痛惜者此也。庸愚從史首建伐王
承宗之謀及朝廷與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上甚
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
狀裴相言於上曰從史狡猾驕狠且必為亂今聞其與承瓘

唐書卷下

承瓘
縛虜
從史

對營殊不設備夫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
許之從史性貪承瓘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從史喜
益相昵狎三月甲申承瓘召從史入營博伏壯士於幕下突
出縛之內軍中馳詣京師營中士卒聞之皆甲以出操兵趨
譚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
違者斬士卒皆歛兵還部在上嘉重胤之功欲即授以昭義
節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元
陽鎮昭義上悅以重胤為河陽節度使元陽為昭義節度使
貶盧從史驪州司馬

○失黼曰人主御將之道三曰明日信曰武以明則姦邪
不惑以信則營司不差以武則臣下知畏憲宗不察盧從
史之姦隨其欲起復之詐輕用其謀頓兵營與耗費數月
尺寸無功是謂不明從史陰懷二端與賊通謀進捷不進

論
李

驕倨日甚不可制詰問不及威令不行為一旦使制將
襲執之於短豆之間罪狀莫彰而遽見執則諸鎮同事者
俱有自疑之心是謂不信以天子計有罪而特拘執方鎮
於宴好之間非明示典刑也是謂不武夫合六鎮二十萬
之衆費大農七百餘萬緡之資擴兵幾年不能得承宗要
領而自執一首謀藩臣以還為天下笑其辱莫大焉使憲
宗不狃平蜀平夏平吳之易聽在廷羣臣之論豈至妄舉
輕發乎是以人君之德莫大於明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李絳
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且首為計則上乃如陛下河陛下詢訪
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
對策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麗衆召白居易李
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瀆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改群

憲宗

只李
繼

臣敢竭誠無隱言雖少思志在直知陛下今日罪之且
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
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
且止

○世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自中宗
曰豈敢恭寅哉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惟文王小心
翼翼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
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恐于遊畋
其言謂賢矣○管見曰成湯有言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懲天亦曰邦之不臧予有佚罰况過謬止於已則聖賢之
君深自克悔宜如何哉憲宗求諫納忠號為英主而猶駭
聞端之一字况庸庸者乎雖然始怒終喜易以直許已終從
李絳以忠相益去非從是知反覆手使每每斯身觀之

王承宗
陳

治可改而俟也。無垢曰鄭公問太宗曰向謂陛下有山
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太宗曰畏卿遂傳耳元宗後苑遊
獵觀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及諫諍曰至憲宗近獵苑中
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唐之所稱者三宗而皆以
從諫致治此為上者之所當法也

秋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
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道無
功制況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
罷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

○牛勰曰人主用朝臣之言則權在己用藩鎮之言則權
在藩鎮德宗如為田悅所不聽李絳等之謀復伐承宗而以
盧從史之請與師道徵敗不聽曰居易之奏速與罷兵
而以李師道之奏特與洗雪此諸鎮所以蟠結禍亂所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難平也

劉濟有疾其父子繼因置毒而進之濟竟絕遂領軍務○上
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李藩對曰奉始皇帝漢武帝學
仙之初且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生藥致疾此古今之明
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
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管見曰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自輕舉其言

誕甚而多惑之何也曰貪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
得所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豈非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

方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空留之
論甚置而不足以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惟

學述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會憲宗未嘗求方士

經術遠志於帝王之學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老其術固然
誠使陛下為王者事日月維熙彼知所不足欲罷不能異端
何自而入耶

九月承瓘自行營還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瑄曰
承瓘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
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
瓘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責承瓘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
處之上乃罷承瓘中尉降為軍器使中外相賀。以王鐸為
河東節度使上左右受鐸厚賂多稱譽皇上命鐸兼平章事
李德裕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興以來
方鎮非大忠大勳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鐸既
無忠勳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翰
林學士李絳面陳承瓘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

唐昭宗

唐中宗

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
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
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言
皆應如是遂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容諫上聚
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隍數千里論
於左在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
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管見曰三鎮不臣河隍淪陷天子憂青無乃德有未修
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者乎四者誠備
矣不臣者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關雖得三
鎮取河隍安能保乎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為德政
之累非所以服天下之心也

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官官無本

李吉

進表
下
除

何先
實
為政

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
進表餘猶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
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
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表者猶東庫移之西庫
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上問宰相為政寬猛
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
堂圖禁秋人背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旅踵自亡
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
見矣上善其言○以李惟簡為鳳翔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
接壤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
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觀小利起事盜恩禁不得妄入其
地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銀數十萬畝
屬歲復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它方

唐憲宗

○或曰曷事子爭桑其甚也○著累年至於城國是知守邊
之策惟在夫不貪小功則邊事無虞而國家安矣自古邊
將惟晉之羊祐是之陸抗得夫守邊之道我既無虧於彼
彼亦無犯於我而兩家之民各得其所固非要功生事者
之所能及也李惟簡之在鳳翔亦可謂得羊陸之遺意矣
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二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
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
服田畝者什有五公是常以三分於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
衣坐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
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
敕有司詳定廢置更宜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
之途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三
千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

權臣

惟此律

曆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表為相始立限約李泌又重其開劇隨事增加時謂通理難減刑然猶有各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開劇之間厚薄頗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雜給量定以聞於其命段平仲韋夏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官卑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某自詣縣請罪敕復離據理經則義不同大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宜令都省集議開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關文也蓋以不許復離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離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設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其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敕示悅杖一百流循州。吏部奏併省以外官

唐憲宗

相李

錢者

計八百八員諸州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十一月己酉庫使劉希光受孫璿錢一萬緡為求方鎮事竟賜死事連吐突承璿乃以承璿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璿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以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以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迎逢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是歲天下大稔米計有直二

增入名儒集議以貞治通鑑詳節卷第八十七

增入名儒集議資治通鑑詳節卷之八十八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

元和七年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明日將問之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受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李絳
不私
同年

。朱黼曰李絳之言與崔祐甫所論何異哉以同薦舉而相親密其從來遠矣曹操與韓遂同舉孝廉雖為敵壘猶得交語苟以是故而禁其薦進則同姓同里同宗同姻同學同術業同志節同好惡居不得以相親比仕不得以相引援知其有才焉下自疑涉私而不敢舉知其可用焉上每疑為黨而不之用形禁勢格必將如東漢三五之法而後快其心是豈朝廷之利社稷之福乎苟其為黨則以利合以勢從以報舊恩以薦援親比無所往而不為奸固不必如皇甫鎛之薦逢吉蕭俛之救鎛特以同年也人主觀祐甫與絳之言可以得用人大略矣

上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革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大戎腥羶近

唐憲宗

李絳
相

接淫龍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管見曰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喪邦者故般游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不敬天怒戲豫遊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執絲竹萬八千人酒卮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勤于邦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大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甲則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纂之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咎矣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不合

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後
知虞夏商周之太平誠不自樂矣夫憂所當憂然後能樂
其所可樂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聖賢無疆之恤
者所以為無疆之休也吉甫位為上相乃以樂招君陷於
穆穆提婆江惣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之甚乎
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
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它人是使奸臣得乘間弄威福政
事不理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
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
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
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范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
諫也是以君子日踈小人日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踈而

唐憲宗

李絳
不諫

遂易其心哉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君
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
也君惡正直而悅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
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
其君者也憲宗之責宰相其以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彊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
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
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
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
。范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
夫能求諫如此豈非親正直之益乎說曰后克聖臣不命
其承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嘗聞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

祚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
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
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
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
乎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
首不言笑竟曰

○范祖禹曰守位以仁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先
王豈敢輕重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
志其言刑在人而不在已所以為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
德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
知言無以知人憲宗徵于頔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
是邪說何自而入哉○管見曰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
屈於上前五六矣苟所執有理而折屈如此豈辭位而去

唐憲宗

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故隱忍耻辱重失當重負者
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
之繆使李絳而不獲乎上知吉甫其肯強顏于位哉
以翰林學士崔群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上嘉群謹直命學
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為
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
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二上上乃從之○上謂宰相曰卿輩
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
何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
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
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
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
之邪朕適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

延英
論
御衣

治道於延英殿日昃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
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
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管見曰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御馳
聲色便嬖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順強其所劣捐其
所習奔其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諍之詞也苟非力欲
自振誰肯以此而易彼此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
無志者反是

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
時年十一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季安以
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甫用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
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竊觀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漸
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妒必起不相服從然

唐憲宗示

田與
歸命
用為
節度

則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彼自列將起
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彼必倚朝廷之援以自存故臣
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上奮身撫按曰朕不
用兵決矣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
者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稷
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眾皆忿怒田與
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為惡後與度不免乃
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與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
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與乃遷懷諫於外十月
魏博監軍以狀聞上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
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季絳曰不可今田與奉其
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救
使至按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因出於下非

魏博
受賜
歡語
如雷

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
興為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露皇家化一日舉六州之地來
歸劉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
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
之左右官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
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
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
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
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
蓄聚貨財正為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
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
百姓給復二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鄆使者數輩覓

唐憲宗

李絳
請田

之相顧失色歎曰但疆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
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興又奏所部缺官九十員
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鄆蔡怕遣遊客間說百方
興終不聽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
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絳命度支使盧鉅經度用
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
錢二十餘萬緡邊防賴之。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
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
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
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
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
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
○范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宰相之於人才苟知之也

則內親不避外讎不棄也其行罰也亦然凡其功罪所在而無問其親與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怨者固不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親則廢之儲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為欺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是以上下兩失之也

吐蕃
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門之外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也上曰朕不知

唐憲宗

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官者所沮而止。八年春李吉甫李絳對論於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之德輿罷守本官

○范祖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為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况於君乎苟無所發明則焉用彼相矣憲宗黜之足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賜魏博節度使田興名弘正。徵前西川節度使武元衡入知政事。夏六月大水。上以為陰盈之象。出宮人二百車。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防。時受降城為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徒於天德故城。上從之。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

上問
宰相
朋黨

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
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器械止有一弓自餘稱是故絳言及
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
止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及
君所甚惡者莫若大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
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
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
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
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管見曰嘗攷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
以氣節以議論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
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邪慝以恩知以勢利窮
則相踈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黨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

唐憲宗

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干其時臨其事者惑於
真偽賢不肖之辨而聽夫牽合羅織疑似之言謂所治者
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焉乃大相繆矣故前漢
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
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一百餘人而治之者相靈與
中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二千餘人而治之者
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係宗社存亡使天下振
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而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
武諸將半出南陽宣帝圖形於麒麟太宗延士於瀛洲于
以興起治功計安天下又安可以其衆多而指為朋黨耶
夫小人憎君子然欲一二而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
瑕疵惟以朋黨目之則人君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
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竭澤之喻焉凡其謂君子

者曰同謂上曰同惑衆甚則加以民心皆叛人君暗惑而
忌克欲不信得乎以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
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
而於程元振皇甫鎛則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異鎛順
從然則同非所同惡非所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
九年春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
出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至是上召還承璀先罷絳相承璀
至京師復為左神策中尉

管見曰憲宗故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璀居中善矣而有
未善者烏絳與承璀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
傳恭顯相軒輊卒之外勝內負者胡亥漢元所為也憲宗
何乃取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

唐虞示

與勉聽輔拂寧出巽佞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
不發絳必不去相位承璀必不離淮南

翰林學士獨孤郁權德輿之壻也上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
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取貴戚及勳臣之家上始命
宰相選公卿大夫子弟文雅可居清貫者諸家多不願惟杜
佑孫棕不辭七月以棕為殿中少監駢馬都尉尚岐陽公主
公主上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千人公主早喪
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
始至則與棕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悉自
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閏月彰義節
度使吳少陽薨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判官揚元卿先奏事在
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吉甫請討吉甫
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

詩吳
元脩

漸進
王叔
文黨

備之勞費不可支也夫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從之十月以李
光顏為節度使嚴綬為中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
濟○十年春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制削元濟官爵命
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
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
其不可三月皆以為遠州刺史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錫
為播州刺史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學萬無母
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丞裴度亦為禹錫言
遂改連州刺史

○管見曰八司馬有學者莫如陸浮可見於遺書使不早
死必有遷善之美收之桑榆也劉柳文才豈特當時鮮儷
或謂憲宗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二肯終弃是不
然夢得子厚之附任文也蓋有變易儲貳之秘謀未及為

唐憲宗

而敗今觀其文反歸咎於人且終身以叔文為賢可與興
起治道者夢得之問大鈞曰坦坦之儻萬人所趣家一布
武化為畏途子厚之乞巧曰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
憎為彼所奇胡執臣心常使不移不知為叔文采聽外事
謀議倡和日夜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
馬如市此可謂坦坦之儻耶抑非徇勢射利之巧耶夢得
作玄都觀桃李詩怨對未嘗少後子厚至託諷於淫婦人
有始無卒者以詆憲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創文乃
以筆墨言語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過其免於
大戮已為深幸擯廢殘沒齒非不幸也

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
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群木之材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
長之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

宗元
善為
文黨

名其功受祿二倍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者不知體要術能矜名親小勞後衆官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予其置也若弃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日視而暮撫已而復顧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憊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日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穫督其蠶織吾小人

唐憲宗

裴度為
先願可
用

輟食殮以勞吏之不服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主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削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因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攝懼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接處材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

李光顏
敗淮兵
於時曲

刺殺
元武衛

用度
人廷破
二賊

唐憲宗

諸鄉里若令百募江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之悉罷諸
道軍家士人以代之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上以裴度
為知人の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
裴度說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首元衡贊之也請密往
刺之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
為然即資給遣之上承宗遣牙將其少卿奏事為兵元濟遊
說少卿至中書辭拍不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
衡六月癸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
暗中殺之取其顛骨而去顛龍都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
首墜溝中度抱帽厚得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
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裴度病瘡卧旬詔以衛士宿
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郵之上怒曰若
罷度官是好謀得成朝廷無後綱紀何用度一人足破二賊

相裴
度委
詞賊

○北以度為中書侍郎同正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
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
不可中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初德宗多
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
客度奏乞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
於私第見客許之

○范祖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

曰周爰咨詢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錮宰相而使之
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
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聲替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
夫疑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
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
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來用也輕信之既用

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愈亂也

承宗
皇甫鎛
雁度支
高霞寓
大敗

秋七月詔數王承宗罪惡絕其朝貢既而捕賊始知殺武元
衡者乃帥道也上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
十月始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李遜為襄復郢均坊節度
使以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
專事攻戰而遂調五州之賦以餉之。十一年春正月翰林
學士錢徽為郎中蕭悅各解職守本官時群臣請罷兵者
衆上患之故黜徽悅以警其餘。制削王承宗官爵命河東
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夏四月司農卿皇甫
鎛以兼中丞權度支鎛始以聚斂得幸。六月高霞寓大敗
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討淮西勝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
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問中外駭愕宰相見將勸罷兵
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略察將帥之不勝任

唐憲

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
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稍息矣。韋貫之數請罷
兵罷為吏部侍郎

○管見曰貫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
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朱泚之亂由德宗欲速
成天下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
弘靖同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以為然矣夫
討不庭復去字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為
師者哉况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
去二相而拜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鎛亦以聚斂得幸
方決疣潰離已遇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頓弊於
秋七月貶高霞寓為歸州刺史以裴德代之德至唐州去兵
候止其兵不使犯元濟境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

李愬討
淮西

漕運餉
淮西

之以太子詹事李愬為唐隋鄧節度使愬尋歸。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事殺之狀對曰陛下不以臣無以使得待罪京兆京兆為輦轂師表令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衛使當奏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上無以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注意此人朕亦畏之。十二月初置淮頴水運使揚子院米自淮陰沂淮入頴至項城入澗輸於郟城以饋計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十二年春正月李愬至唐州軍中承喪敗之餘士卒皆懼戰愬知之有出沒者愬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能忍恥故使來討循爾曹至於戰

唐憲宗

趙擒丁
士良
吉良擒
陳光洽
吳秀琳
降

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淮西人自以嘗敗高表二帥輕愬名位素微遂不為備愬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昭義河中郟坊步騎二千給之丁酉愬遣十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濟驍將常為東邊軍衆請刺其心愬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署為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為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洽則秀琳自降矣戊申士良擒光洽以歸。二月吳秀琳以文城柵降于李愬愬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入據其城於是唐鄧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士賊中降者相繼於道官軍與淮西兵夾澗水而軍諸軍相顧望無敢度者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度澗水

李光順
敗淮西

賊將重
重質守

洄曲

羅討至
承宗軍

據要地為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
鄆城丁亥李光順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殺士卒什二三鄆
城守將鄧懷金舉城降光順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鄆城不
守甚懼時重質守洄曲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
以拒之。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
帥又相去遠期約難壹由是歷二年無功于中饋運生驢死
者什四五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侯惟西平
乘其勝勢回取恒冀如拾芥耳上猶豫久乃從之罷河北行
營各使還鎮。李朔厚待吳秀琳與之謀取蔡秀琳曰公欲
取蔡非得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祐帥士卒刈麥於張
柴村朔使廂虞候史用誠擒之將士以祐鄉日多殺官軍事
請殺之朔不許釋縛待以客禮。李朔遣兵攻朗山淮西兵
救之官軍不利張皆憤恨朔獨歡然曰此吾計也乃募敢死

唐憲宗

裴度
與賊不
俱生

者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為行備欲以襲蔡
會夏雨所在積水未果。初孔戣據歸為華州刺史明州咸
貢蚶蛤淡菜水陸通夫勞費幾奏疏罷之會嶺南節度使崔詠
薨宰相奏擬代詠者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淡菜
者為誰可求其人與之乃以戣為嶺南節度使。諸軍討淮
西四年不克魏運疲弊民至有以鹽耕者上亦病之以問宰
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
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窮蹙
但諸將心不壹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
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沈六月以度為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又以戶
部侍郎崔羣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奏馬摠為宣慰副使
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判官書詔督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度

罷遣書

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朝無日上為之流涕八月度赴淮西上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楚為中書舍人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陵挫百端度采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九月李逢吉與裴度異議上方倚度以平蔡罷逢吉為東川節度使○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餘衆保子城不敢出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曰非吾計也引兵還營○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冬十月卒

唐憲宗

李愬
夜入蔡
州

未李愬命馬步都虞候史旻等留鎮文城命李祐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為前驅自將三千人為中軍軍出不知所之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據其柵命士良將五百人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門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儼諸將皆失色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天陰黑自張柴村以東道路皆官軍所未嘗行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鵝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壬申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鑿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及殺之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門納衆城中皆不之竟雞鳴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為盜耳曉當及戮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廷

濟擒元

謂朔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餘人元濟始懼乃帥左
右登牙城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
所望者重質之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請其子傳道馳書
謂重質重質遂單騎詣朔降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
送京師不戮一人屯於鞠場以待裴度董重質去洄曲軍
北李光顏馳人其壁悉降其衆辛巳度建彰義軍節入城李
勣具鞵鞋出迎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
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
迎還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克勝於吳房而
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
衆人所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
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
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

唐憲宗

遠者不願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
假工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
能斷此其所以成功

○朱黼曰兵有正有奇非正無以形敵非奇無以制勝非
項羽鉅鹿之師沛公無以入關非鍾會劍閣之師鄧艾無
以平蜀非王渾稜陵之師王濬無以定吳非李光顏洄曲
之師使董重質與之相持李愬無以入蔡唐史於朔於光顏
之傳皆以平蔡之功為多贊之其以是夫

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尚多不可不備度
笑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
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塗夜不燃
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
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新吳
元

○范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為暴而唐之為仁故能變犷戾之俗為驩虞之民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棄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歟
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遂以吳元濟獻廟社斬于獨柳之下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雖居中土其風俗犷矣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范禹祖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唐憲宗

裴度
公
李鄴
與
所引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以馬摠為淮西節度使○初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李鄴為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鄴為相鄴取田官官進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遂止為戶部尚書百官到門者皆辭不見○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為春州司戶重質為吳元濟謀主嬰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

增入名儒集議資治通鑑詳節卷之八十八

唐憲宗

增入名儒集議資治通鑑詳節卷第八十九

唐紀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李師道
納質
浚龍首池

元和十二在春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說之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獻沂密海三州上許之○二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浸興矣

○朱黼曰滄海之大積潦不加溝澮之盈一雨輒溢人之器量小大猶是也舜能兢業於四夷來王之後成湯益儆懼於十一征無敵之餘九夷八蠻通道細行之矜猶故也

六服羣辟承德逸欲不生猶昨也帝王處成功之後類皆如是晉武帝平吳而亂隋文帝平齊陳而驕唐憲宗定淮蔡而侈是與雨集賦滄流泛四出何異哉夫以四年之力環

天下之兵僅平淮蔡當是時李師道之反覆不臣猶未之

王承宗

討也王承宗再討不服猶未納款也劉勳猶未入朝吐蕃猶未息寇天下之事不滿人意者其類尚多夙夜祇懼猶恐不給今弓矢未索土木已興閭閻未奏諫諍已愆寵官宜而授之印而中貴始知軍政事得專達矣任盜臣而使當國而小人始行剋剝民不聊生矣好仙怪遠致藥物而方士得為欺罔人言不聽矣夫以憂勤十年之功而隳於一役僅成之間不得正終以足天年者由量之不宏也
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善遣之承宗懼請以三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更上許之夏四月魏博遣使送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劉勳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跋扈自以為深根

唐憲宗

譚忠說
劉勳
朝

討李師道

固帶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之間身死家覆皆不自知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且拜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詔洗雪王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李師道暗弱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預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二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師道乃大悔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秋七月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共討之○上方委裴度以用兵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乃以夷簡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
○管見曰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

裴度
程高
半輩

寧會萬鍾退就遠鎮使天子伸伐叛之音裴度展濟時之
略可謂君子矣不如是必為李逢吉之異議元稹之沮撓
苟得去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
惟西既平上侵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鏘衛尉卿鹽鐵
轉運使程异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八月鏘
以本官并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
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群極陳其不可上不聽
度取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鏘异皆錢
穀吏伎巧小人陛下一旦真之相位中外無不駭笑所可惜
者惟西邊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
廷之力能制其命哉且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
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
朋黨不之省

唐憲宗

○范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
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
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
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掌何征而不克何為而不
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管見曰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曰以事觀之元和
之初即用杜黃裳繼以裴洎李絳裴度納諫之明討亂之
志凜凜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吉异鏘已在班
行向若無杜裴諸公專任言甫則任班行者乘間緣隙并
為卿相且有建中之亂矣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数適人事
盡會也雖然逢吉王涯纒去异鏘程進播度于外崔群亦
不能獨以河朔功列不終帝以多欲殞於逆我前日虛心

崔植
封國
數書

克己龜勉圖治之迹回首滄墮是故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舜所以自警也。石敏若曰元和初天下多故矣憲宗注
意一相從容廟堂而通謀宿寇戰備不暇蜀破吳平蔡削
齊滅狼傲之于頓入朝待罪驕蹇之韓洪興疾就途朝廷
始得一舉手然是時河北猶未砥平也王承宗納地矣劉
總寢疾矣田弘正願朝矣三鎮面內然上下將吏反側正
當竭慮經營取承宗總勿使有兵許弘正還宿衛然後剖
析三鎮分命文武精擇守宰憲宗治功至此始成耳乃幸
天下小康遠求神仙事宮室用小人以致河北竟亡蓋由
居安不憂懼於幾會苟媮自暇也

錡自知不為眾所與益為巧諂以自固奏減內外官俸以助
國用給事中崔植封還敕書極論之乃止時內出積年緡帛
付度支令賣錡悉以高價買之以給邊軍其緡帛朽敗隨手

唐憲宗

蕭悅劾
奏請朝
及

破裂邊軍聚而焚之度因奏事言於上錡於上前引其足
曰此靴亦內庫所出臣以錢二千買一堅完可久服度言不
可信上以為然由是錡益無所憚程昇亦自知不合眾心能
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五坊使
楊朝汝妄捕繫人迫以考捶所繫近千人中承蕭悅劾奏其
狀裴度崔群亦以為言上曰始與卿論用兵事此小事朕自
憂之度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輦
轂上不悅退召朝汝責之曰以汝故令吾羞見宰相及十月
賜朝汝死盡釋繫者

○朱黼曰召穆公之詩曰民亦勞止訖可小息惠此京師
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古今
之治未有不先安近而能及遠不懲姦慝而能息民也憲
宗連年出師以征叛鎮民之轉饑執干戈以從事者亦少

柳浚合
長生藥

勞矣朝汶小臣敢以私責而繫治王民於犖轂之下且至
千數之衆寇虐孰甚焉中丞劾奏而帝不聽是繼詭隨也
裝度以之為言帝曰姑與卿論用兵此小事朕自處之度
曰用兵事小所憂不過山東耳五坊使暴橫恐亂犖轂蓋
將先惠京師底綏四方也憲宗開悟朝汶賜死而繫者太
釋照愧詩人之義矣

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薦山人柳浚
云能合長生藥詔浚居岷唐觀煉藥浚拜台州刺史諫官爭
論方士未有臨民上口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年夫
何愛焉

○石敏若曰憲宗設斯言以杜諫惜乎諫者不曰願聖人
許臣子當使方士果致長年雖分國與之可也况一州
乎古來方士類有消鑿漢武罷之至於封侯尚主迄無成

唐憲宗

迎佛骨

功陛下智浴天地而忍納誣於方士更以師帥界之天下
其謂何帝必覽前語之失而少致思矣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
則歲曹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一 月上遣中使帥僧眾
迎之

○管見曰使其事驗則憲宗曾一獲嘉報逾年而弒殞其
為誕妄不足信草草著矣

朋黨
朋黨

上常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
對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
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然雖相似以實懸殊
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
京師上留禁中三日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
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然香臂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

佛書

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
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
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
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
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
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
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
佛本夷狄之人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
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奉國命來朝京師陛
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
於境不令感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
古之諸侯行弔於國尚令巫祝先以桃列被除不祥今無故
取朽穢之物親視之巫祝不先桃列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

唐書宗

俞樾
潮州

史不舉其罪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
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
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
咎宜加臣身上得表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群
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愈為潮州刺
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
佛然好者尚寬容末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
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靈財惑眾力
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
而喙仰而四顧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已害也猶且不免
焉弱之內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
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

朱黼曰楊墨之學不見於後世說者皆曰孟子之功也

而韓愈論秦人之禍與後世不見經書之全皆以為禍起
揚墨謂孟子之力能存什一於千百固不能使之自滅也
切嘗論之揚氏之學後為老子墨氏之學本之是嬰申韓
慘刻說者謂原之老子凡非毀聖人而譏薄禮教嬰之書
則然秦之尊君抑臣嚴刑峻法豈為我之靡其是今非古
坑燔儒學豈兼愛之激也哉釋氏外入言最宏闊其罪福
報應之語既足以鼓惑愚鄙而其見心明性超出器形之
論又足以陷溺高明其徒笑良冗費既足以耗靈海內而
斯民之和聲附影忘本背親又足以幻亂風俗比揚墨之
禍不翅數十百倍也晉宋魏梁陳以來為論排之者雖未
嘗絕其究心竭力終其身而不之置獨愈一人而已愈之
用心懇惻深切固見之與孟簡一書而其精微詳備兼著
本末之論於原道序文暢見之佛骨一表忠諒有餘其猶

唐憲宗

未見於詳乎憲宗時館方士劑藥物以祈長年愈以古今
人主享國短長享年壽夭吉之宜其讀不終篇諱惡而震
怒也釋氏之禍雖不以愈言而息然天下知其非是而著
論者自愈之後益眾史氏謂功齊子學而其力倍之詎不
信然

李師道
平

二月李愬田弘正妻敗李師道兵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
鄆州城塹修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
勒兵捕師道與其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
以聞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弘正捷奏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
陵為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地
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
於陵分李師道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濶計士馬衆寡按倉
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魯萊

為一道充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裴度蔡元蔡鄆用兵以
來上之憂勤戩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上曰如此
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范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
豈不賢哉其行已如此而不能抑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
以隨其盛業何其撥亂之易而守成之難耶蓋危則懼懼則
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
於所忽也。○管見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度至是亦恐
功名益重流言易生而王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
弗居度之慮遠矣言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
來上之憂勤則當時所行與自比皆得使憲宗意取之之難
必謂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任救君子之所為衆
人固不識若扣度被讒見疎獻安固龍若淺淺乎知度矣

唐憲宗

烏重胤
遷刺吏
權

以劉愔為義成節度使馬摠為鄆曹濮等州節度使薛平為
平盧節度使潘青猷登萊等州觀察使王遂為沂海沭密等
州觀察使。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拒
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
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
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棣各遷刺史
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詔諸道節度都團
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是悉以
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王之素
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

○范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
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

裴慶充
河東節
度使

裴慶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鏞之黨陰擠之詔慶以門下侍

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宋黼曰裴慶纂述蔡邕用兵以來上之晏動機畧請內
印付吏官非自微功亦非媚上使自為功也取之難則守
之不易得之既盡力則其保之當盡心始雖晏動今不可
以驕逸始實機畧終不可以定傲備非惟願憲宗之日敬
一日固將翼其身君臣同守也功僅成而諸已先入將士

唐憲宗

事

未策勳而小人已用事慶不獲養有月安坐於朝廷之上而
皇甫鏞之黨盛固而不可拔蓋皇甫中主之常於憲宗何
尤焉

史館修撰李翱上言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

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

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適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

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

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

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悅之

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若不以此

為事自恣大功之後逸欲易生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

下可以高枕自安逸如此則太平未可期矣

○林之奇曰宣王中興文武之業詩人美之夫豈而

朝

王莽斬
王莽

之威之夫幾而又規之規之夫幾而又刺之則知及未之
其不在於始之之難而在於終之之難也漢宗既平
裴度彙案遂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請付史官則日之
美可見矣夫朝上言六事且謂大功之後逸欲易生豈非
慮前日之美將反而為後日之刺乎

秋七月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
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沐之庫殿尚有錢百餘萬緡
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自淮西用兵已來度
支益蹙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貢禮後
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亦謂之加禮。沂海充
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時軍府草創人情
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
憤怨辛卯夜卒王升與徒四人執而斬之升自稱留後朝

唐憲宗

斬弄

曹華
二千

廷聞沂州軍亂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觀察使。八
月朝廷議與兵討王升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并開州刺史
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給之曰開州討已有入迎候道路留
後宜速發并即日發沂州道從尚百餘人入徐州境所在滅
之其眾亦稍逃散遂加以祖械乘驢入關九月署斬東市先
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惡
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
以好言撫之先使入城慰安其餘眾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
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眾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
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令沂
人皆出因閉門謂鄆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
士何得執言之語未畢伏者出國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
一得脫者門扉閉未嘗有出入餘人之方被

附元天
宗治記
之由

臣先曰春秋者孔子之書也孔子之書也
孔子猶深畏之惡其誘討也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
以聚斂之才毀新造之邦用苛虐致亂生斥庸夫乘機
發苛折帥得人戮之易於天豕耳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
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
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
卒上下眈眈如寇讎聚處得間則更相魚肉推先發者為
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治平其
美業所以不終由苟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上問宰相文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權群對曰玄宗用姚
崇宋璟盧懷慎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
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
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

唐憲宗

裴濟諫
服古下
藥

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
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恨之
○范祖禹曰天下治亂繫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焉可睹矣
崔群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為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
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上服柳滋藥日加躁渴起居令之裴濟上言以為除天下之
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至於
文武其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
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
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銜奇伎驚眾者皆不軌徇
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
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所能勝也
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真偽可

懷德
二字

自辨矣上怒貶麟江陵令○初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
孝德字佳群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謂群於上曰群於陛
下惜孝德二字上怒

○管見曰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
稱己為聖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後心
受之已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尤有斬一何陋哉
時鎛給邊軍賜與多不時得又所給多陳賊不可服用軍士
怨怒流言欲為亂李光顏憂懼欲自殺遣人訴於上上不信
京師凶懼群具以中外人情上聞鎛密言於上曰邊賜皆如
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山群設崩將以實直歸然於上也上
以為然十二月以群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鎛矣
○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
言其直入相令孤楚忌之思有以沮之者乃薦山南東道節

唐憲宗

孤楚
武傳

承雅
弘志
武傳

度推官弘兼舉才行擢為左拾遺內供奉兼舉仁傑之族曾
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切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
宗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
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十五年春正月月初左軍中尉
吐突承堆謀立遣王暉為太子上不許及上寢疾承堆謀尚
未息太子聞而憂之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官官往往獲罪
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
弘志弒逆其黨類譁之不敢計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
○唐史本贊曰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
僭叛能用史謀不惑群議率收成功自吳元儉謀獲其
將官欲悔過而効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接續及其
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身罹不測之禍則尤甚於德宗

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知苟有
惑焉未有不為患者也。類演曰唐玄宗憲宗皆中興之
主也玄宗繼中卷之亂政業於內而外無藩鎮分裂之患
約已任賢而貞觀之治可復也憲宗承代德之弊政債於
朝而畿甸之外皆為畔國將以求治則其勢尤難雖然二
君皆善其始而不善其終所以失之者一道也齊相公用
管仲隳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首及管仲死用豎
刁易牙身死不得葬五公子爭立伯業隨毀蓋中人可以
上下此三君者皆中主耳方其起於憂患危困之中知賢
之可任以排難則勉強而從之然非其所安也及其禍難
既平國家無事則其心之所安者佚樂所說者諂諛也故
既發皆早旋踵若合符節者太宗既平天下始任房元齡
杜如晦魏徵終用長孫無忌岑文本褚遂良帝亦恭儉節

唐憲宗

用去冗官節浮費內無宮掖侈靡之奉旁無近幸賜予之
失貞觀之治斯已過半矣侍書御史權萬紀嘗言宣饒部
中鑿山治銀歲可取數百萬緡以佐國用帝怒罵曰吾所
乏忠言嘉謨有益於民者耳汝為御史不能進賢退不肖
而誅吾以利豈謂我漢相靈耶斥去不用於是士莫敢以
利言者故房杜諸人得効其忠力以致貞觀之盛及玄宗
初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後用張說源乾曜張九齡憲
宗初用杜黃裳李吉甫裴垠裴度李絳後用韋貫之崔群
雖未足以方駕房杜然皆一時名臣也故開元元和之初
其治庶幾於貞觀然玄宗方用宋璟而宇文融以括田幸
遷至宰相後雖以公議罷去而思之不已謂宰相曰公等
暴融惡朕已罪之矣然國用不足將奈何裴光廷等不能
答融既死而言利者爭進韋貫楊慎矜王鉷自以益其至

楊國忠而聚斂極矣故天寶之亂海內分裂不可復憲宗
方平淮蔡裴度未及還朝而程昇皇甫鎛皆以利進度三
上書極論不可帝以天下略平欲崇臺池宮觀以自娛樂
昇鎛揣知其意數貢羨財以順所欲故度卒去而昇鎛
皆相不三年而既發於宦官蓋玄宗在位歲久聚斂之害
遍於天下故天下遂分憲宗之世其害未究故禍止於其
身然方鎮之強宦官之橫遂與唐相然始可不哀哉嗚呼
太宗之恭儉所及無幾耳而福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
佚所獲無幾耳而禍至於不可勝言而世主終莫之悟覆
車相尋不絕於世蓋未之思歟○范祖禹曰憲宗伐叛討
逆盪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皆身
陷大禍由任用非其人故也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
哉○又曰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

唐憲宗

穆宗
即位

公權筆
諫

之前疑以傳疑其後又宗謀誅宦者本討元和之亂宣宗
追穆宗以為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弒
則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為陳弘志所弒
閏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市井皆
相賀校殺柳泌餘方士皆流嶺表○二月上御丹鳳門樓赦
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幸左神策軍觀手
搏雜戲監察御史楊震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群臣周備
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寃如此而不致升
平者未之有也○上見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
翰林侍書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
心心正則筆止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公權公綽之弟
也○初元積為江陵士曹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
人誦積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積歌詩百餘篇上

樂諫宴

問相安在對曰今為散郎夏五月以相為祠部郎中知制誥
朝論部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
儒衡以有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
氣自若秋七月以鄭曹濮節度為天平軍冬十月王承
宗薨其下秘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諸將及親兵立承
宗之弟承元承元令左右不得謂已為留後委事於參伍密
表請朝廷除帥群臣入閣退諫議大夫鄭元在鄭等五人
進言陛下宴樂過多暇遊无度今胡寇屢境忽有急奏不知
乘輿所在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
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
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時又無閣中論事者上始甚訝
之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
卿言宰相比知然實不能用也十一月徙田弘正為成德節

唐憲宗

度使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劉悟為昭義節度使李朔為
魏博節度使又以田布為河陽節度使承元既請朝命諸將
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又移鎮義成將士誼諱
不受命十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
定丁未承元赴滑州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成元悉命
留之

增入名儒集議資治通鑑卷之八十九

